



没有人想做这座英雄城市的“城市英雄”

陈润 2020-02-08 16:34



陈润/文

从2020年1月15日回武汉至今，我在武汉整整呆了24天。这是我自大学毕业以来在武汉呆得最久的一段时间，也是自去年家人搬回武汉陪伴最长的一段日子，更是我人生至今最困难悲伤的一段岁月。

一切都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起，因深处武汉耳闻目睹而思考深刻，我试着重新理解生命和生活。在37岁这个年富力强的年龄遇上这样的危机，并籍此和自己对话，观察每个人在国难家愁中的表现，感受人性和人心，也算不枉这24天所遭受的苦难。

每一次重大疫情、地震、洪涝等灾难背后，都不只是医学或地质、自然环境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生态、生活方式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映照。新型冠状病毒的彻底根除和杜绝重现，当然要靠科学技术和医疗手段的提升，但更需要推动社会系统改革和治理结构调整，需要国民素质的自我提升和进步。

在人生的37年里，我深信实干兴邦而非多难兴邦。以我记事起的经历为例：1998年夏天湖北大洪水，我在长江大堤填土装沙袋、找管涌，15岁的年纪在蚊蝇肆虐的工棚里守了一个月；2003年春天SARS病毒蔓延，我在武汉的校园里每天靠教室熏醋、喝板蓝根抗击非典，一个月没有出校门；2008年春节南方雪灾，5月汶川地震，我在人生谷底北漂进京，拿出少得可怜的50多块钱积蓄捐往灾区，自愧于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无能”；2012年玛雅预言人类末日并未成真，但2013年禽流感病毒还是令人惶恐不安，离当年汶川不远的芦山县地震灾情如5年前噩梦重演……

一个看似偶然的巧合浮出水面：中国每隔5年会制定一次五年计划，并由此开展一轮宏观调控与转型升级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每隔5年左右会遭遇一次灾害危机（1998、2003、2008、2013、2020……），而且每一次宏观调控的时点与自然灾害危机基本一致，也正是新政府换届的年份。内忧外患、革故鼎新的困难叠加效应，对执政者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，不仅需要智慧和耐心，更需要魄力，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和大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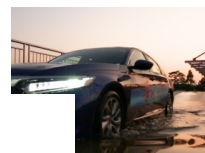
热新闻

新冠肺炎可通过气溶胶传播意味着什么
武汉时间：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20天
李文亮母亲：儿子忠于职守不会撒谎 遗憾未快讯 | 国家卫健委：16省市以一省包一市的
中国企业一起挺住
浙江发布“口罩十条”：公职人员一般不得佩
“生命支持疗法”是度过当前经济难关的最好
快讯 | 王贺胜任湖北省委委员、常委
武汉病患家属求医手记：奔波六家医院 只愿
疫情之下：草莓棚无人光顾餐馆频遭退单 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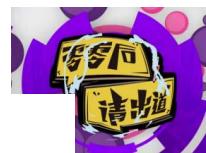
视频推荐



【BOSS说】向新而行：转换·觅机致敬创建者
2019创新峰会



《广汽本田安驾必修课》——雨雾天



【2019年终特别策划】00后，请出道！

电子刊物



这种巧合绝非偶然，它恰恰验证一条真理：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小到一个人、一项制度，大到一个国家、一套治理体系，如果不自省自查，不改革创新，就会僵化生病，就会危机重重，就会出现天灾人祸。名医治病始于疾病发作之前，名匠都选在天晴时修屋顶，我们通常所见壮士断腕、力挽狂澜的故事，都是在为贻误时机的过错买单。没有英雄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，不需要英雄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。

昨天，朋友圈和公众号都在追悼祭奠一位本不该成为英雄的武汉眼科医生——李文亮。其实，他只是一位说真话的普通人而已。

越是盛世，越需要说真话，听真话。

二

今天我还在幻想：2020年1月15日坐错高铁的插曲，是否是老天爷给我的某种善意暗示？

因为写企业史、企业家传记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采访、调研，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，很多时候都赶在高铁发车、安检关闭的最后时刻挤上去，有惊无险完成旅程。1月15日上午，我拿着打印好的G517高铁凭证准备回武汉，赶在关门前最后一分钟上车。高铁缓缓开动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座位，却发现一位大妈已经占座。我和她核对车票，她说不识字，儿子送她坐到这儿，让我自己核对。我发现车厢号、座位号、日期完全一样，又生气又不解，旁边旅客提醒我：“你坐错车了，这是G1577，你的票是G517。”

我定睛一看，真是我错了，连忙说“对不起”，然后找到车厢连接处用手机查询G1577的信息，发现前面几站和G517一致，只是终点站到阜阳西而不是武汉。于是，我连忙操作12306网站改签或退票，重新订票，看能否从阜阳西买票回武汉，或者中途下车再换乘新车。只是12306网站设置了同一时间不能再买新车票的规则，我打12306电话订票只有语音提示根本没有人工服务，一边操作一边抱怨12306的BUG。这时列车长走过来，听我道明原委，提供简便易行的处理方案：到保定站下车，然后等G517到来直接上车，对号入座平安回家。就这样，我有惊无险的换车成功，并吃一堑长一智学到新技能。这几年，我们对手机和互联网依赖太多，求助时忽视身边专业人士的意见，社交时忽略对身边至亲的关爱。

与我一同换车的还有一位因送人未及时下车的小伙子，他也在保定下车，然后到反方向乘车返回北京，老妈则一路向南。

当天下午17:40，我准时抵达武汉站，然后乘车回家，匆匆给家人做了一顿晚饭，就拎着装满排骨汤的保温桶赶往医院。女儿已经住院一天，第二天准备做耳前瘘管手术，这个手术本来早该进行，只怕住院耽误学习才拖到寒假。

我是湖北黄冈人，武汉求学4年，2006年大学毕业南下广东，2008年到北京，到2019年北漂已11年。此时，我面临孩子即将读小学的问题，虽然有房却无户口，考虑到将来初中、高中求学困难等问题，而且我的父母也可以常年团聚，我们在2019年9月举家迁往武汉。6年前我提前在武汉买了一套房子，安居乐业并不复杂。曾经困惑我三五年的选择问题迎刃而解，有时候豁然开朗不过一念之间。

毕竟创业维艰，因为公司业务持续增长，规模不断扩大，我必须坚守北京孤军奋战。2019年与家人聚少离多，以至于有一次带女儿去医院看病，医生问孩子身高、体重、血型时我竟一问三不知，旁边几位妈妈不可思议的哄然大笑。

1月15日，武汉下着小雨，我在雨夜中习惯性地前往家附近的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，住院部楼上楼下找遍都没有找到孩子，打电话给妻子，才知道我又摆了一次乌龙——跑错了医院，匆忙打车赶往武汉同济光谷医院。女儿见面第一句话就调侃我是“猪爸爸”：“听说你今天不仅坐错了车，还跑错了医院，怎么搞的嘛？”

这一天，从高铁站到社区、街头，再到医院，武汉与往年并无两样：武汉站迎来送去的客流摩肩接踵，社区的住宅楼万家灯火，街头商铺熙熙攘攘、车水马龙，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冲刺一年中最繁忙的丰收季节。医院的病房里一片祥和，电视机里播放着春节前人们喜闻乐见的节目和音乐，每个人都盼望过年之前顺利手术出院，健康迎接新年。除了医生护士，几乎没有人戴口罩。

后来我们知道，此时的武汉、湖北乃至整个中国，正深处不期而至的瘟疫之中：2019年12月30日，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紧急通知，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；31日，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通报，称已发现27例病例、其中7例病情严重，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，“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，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”；2020年新年第一天，大量媒体集中报道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治的消息，武汉市公安局则通报“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，并依法进行了处理”，这8个人后来被网友称作“庚子八君子”，其中就包括李文亮。

直到2020年1月15日，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，依然是无新增、无死亡，“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，整体可防可控。”在此期间，湖北省、武汉市省市两会如期有序举行，各界迎春晚会、年终表彰会隆重召开，几天后还出现百步亭社区一年一度的万人聚餐的生动报道。这些热火朝天的年节活动，配合卫健委字斟句酌的权威措辞，令武汉民众放松警惕，也令病毒肆虐蔓延，我们就这样错过了最佳的疫情防控期。

由于每天吃住都在医院，而且经常洗手，我在1月16日晚上摘下浪琴表，两天后它不再走动，时间定格在1月18日2时13分18秒，今天依然安静的躺在我书桌的抽屉里。我真的希望时间能够静止，给所有人一次重新准备的机会，给犯错者一次赎罪反省的机会，让无辜的人不必死去，不必逃离，不必担惊受怕，不必孤独痛苦。

因为，每一个春节团圆的日子，都花费了我们一年的时间去等待。

三

女儿的手术一切顺利，1月19日上午，护士换药时告诉我，这两天就可以出院。在医院陪护的日子里，我每天用手机处理工作，偶尔刷屏看信息。当天晚上8点左右，妻子微信发给我一张截图，某个群里有人透露，我家附近的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，收治了4位“冠性新病毒”病人，可能是大家对新病毒还不熟悉，连病毒名词都写错了。

1月20日上午，妻子再次给我发微信，说武汉病毒肺炎好像很严重，要不要取消大年初二回娘家的高铁票。我并没有足够警惕，告诉她看情况等明天见面再说，并且分享第二天女儿将出院的好消息。

当天下午，临床的小哥俩之中的哥哥治愈出院，换成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入住。大爷从黄冈蕲春医院转到武汉，应该是肺部疾病，呼吸急促艰难，每隔几秒钟就大声喘气，伴随连续不断的咳嗽和吐痰，说话时只有语气没有声音。此刻我心里特别恐慌，大白天就赶紧把床帘拉起来做粗放隔离。晚上大爷做完手术回到病房，喉管处包着纱布，依然不停的咳嗽吐痰，父亲说当年大伯就是类似的病情折磨而去世，如果放到今天，做完手术就有救了。

也就是在这天晚上，我从手机看到一个久违的身影，钟南山院士时隔17年再次铿锵发声，在央视告诫观众：有“人传人”现象，有医务人员感染，提醒大众戴口罩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。

我看完忍不住吼了一声“我操！”，随后，我看到新华社发布消息，国家领导人对新冠病毒疫情作出重要指示，此时我才惊魂未定的意识到，新冠病毒疫情的形势已十万火急，特别严重。

这天晚上，我躺在从医院租借的狭窄帆布行军床上，伴随身旁老大爷无休无止的咳嗽声，脑海里翻涌起2003年抗击非典的情景，一夜无眠。我暗自下决心，无论明天医生如何吩咐，我一定要办理出院手续，赶紧回家。

1月21日上午，主治医师告诉我中午可以办理出院，我赶紧收拾住院物品，准备结算单据。从医院下楼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夜之间戴口罩的人骤然增加，从之前约不到3%增加到30%。我在同济光谷医院地铁口的药店买了一包口罩，10只装16.5元，赶紧抽出一只戴上。回到住院部，我发现管电梯的大姐也戴上了口罩，电梯停到9楼时，大姐悄悄对我说：“我现在最怕9楼有人上下电梯，呼吸科黑（吓）死人！”到10楼大门处，保安大哥开始拿额温枪测体温，并夸奖“年轻人比老头们配合得多”。这些都是一夜之间的变化，只要官方让信息公开透明，老百姓的智商、经验和执行力不会差。

我发信息让妻子取消了大年初二回娘家的计划，同时也取消了让父母初二回黄冈老家的计划。一个多月之前，80多岁的外婆与世长辞，按照老家传统，大年初二这天要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，不过老家的舅舅正考虑取消。过了几分钟，武汉的舅舅打电话告诉我：“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严峻，原定于腊月二十八晚上的家庭聚餐取消。”我当场赞成这个决定，到今天都特别感谢！

临出院之前，我和女儿同病友道别，祝大家早日康复，尽量提前出院。一位比我们来得早几天的父亲憋不住了，焦躁无奈的说道：没办法啊！现在医院最危险，我看手机上病毒肺炎已经死了好几个了！

中午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戴口罩的人已经达到70%。我像平时一样打了一辆滴滴，司机并未戴口罩，并神秘兮兮的告诉我，他刚拉了一位某著名医院的护士长：“听说这个病毒比非典还厉害些，今天有些司机已经不愿意出来，估计过两天你更不好打车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抓紧这两天多跑几趟，好好爱惜身体，把口罩戴到。为自己也是为乘客着想，说不定明天你不戴口罩就没人敢坐你的车。”

或许是我的直话惹司机生气了，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人家护士长说了，预防这种病毒主要靠自身免疫力，再就是要休息好，我觉得戴口罩起不到什么作用。我身体好得很，以前外套拉链都不用拉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今天还特地把拉链拉上了。”

要是在平时我就哼哼哈哈祝福他搪塞过去，今天我决定批评他一顿：“我刚从医院出来，知道健康有多重要。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幼，要养家糊口，万一中招了，春节黄金期你一分钱都赚不到。你每天接送的都是跟医院打交道的人，最容易感染病毒细菌，其中80%都是通过口水飞沫传播，口罩能起到大作用。你再犹豫，明天连口罩都买不到。”

大哥或许是听进去了我的话，一再表示等会儿就去找地方买口罩。我下车的时候还不忘提醒他：一定要戴口罩。

到小区门口，我才突然发现，对面的商业街上新开了一家门面不小的野味餐厅，不过看起来已经关门歇业好几天了。

四

其实，湖北人没有吃野味的传统，起码我从小到大及在武汉求学期间都没有吃过，这或许是近几年暴发户之间兴起的粗鄙的饮食潮流。每逢冬天，湖北人最爱的依然各种鱼类、排骨煨藕汤、红菜薹等。

回家的感觉真好。女儿出院之后，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，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厨房做饭。女儿无拘无束的看动画片《猫和老鼠》，六岁半都能看懂美国人想象力背后的各种梗，我隔着书房的门，都能听到她不时发出格格的笑声。除了增加口罩防护，生活一切如常，在京东订购的波士顿大龙虾和梭子蟹、黑虎虾能如期到货，北京顺丰快递的图书能按时抵达。

1月23日上午十点，武汉宣布封城，高铁、机场关闭，公交、地铁、轮渡等公共交通停运。我心里突然感到无限悲凉，这得面临多么危难的状况、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决定，古人破釜沉舟也莫过于此。这意味着不管是否愿意，无论疫情如何蔓延，状况多么糟糕，武汉人都要为全省、全国人民做出牺牲，这才是生死考验。钟南山后来接受采访提到武汉的时候，哽咽着说“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”，然后热泪盈眶，我能懂得这句话背后藏着千斤重的复杂情绪，能理解他的泪水中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辉。

从下午开始，街上的车辆、行人骤然减少，武汉有1400万人，后来周先旺市长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。我成为900万分之一，与其他留下来的人一样，按计划囤积过年物资，准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。我在某个活跃度极高的群里与大家约定，鼓励除夕晚上晒年夜饭照片，隔着屏幕一起过年。

1月24日上午，父亲有些想念故乡的人和事，对我嘀咕说：在武汉过年一点儿年味都没有，还是老家热闹一些。

我告诉他：今年情况特殊，病毒性肺炎厉害得很，老家人没有约束力，随意性强，并不比武汉安全。家族群里已经打了招呼：今年统统视频拜年、电话拜年，不串门，不聚餐。

父亲不太相信：隔壁刘家湾的龙灯今年总要玩吧？农村有老传统，玩龙灯要么不玩，要玩就三年玩上岸，不能中断！

我打断说：那更不消说得，肯定玩不成，串门儿都不行！

父亲又问：那怕做不到吧？那个谁家的麻将铺儿年年除夕打牌到天亮，好几桌都围满了人，他们忍得住？

我说：这不是儿戏！你从今天开始也不要出门打牌了。

父亲回到武汉之后，经常和小区里的老头们斗地主、打麻将，我劝了很多次都无济于事。他干了几十年村干部，享有很多年看报纸、杂志的特权，算得上村里消息灵通的权威人士。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他不会玩手机，接受信息全靠新闻联播、湖北新闻，已经落伍于时代。我担心他不听劝，开始给他读手机里的消息，半吓半哄。

晚上七点多钟，我的微信群开始陆续有人晒年夜饭。突然，一位朋友晒出和家人在高速服务区吃拉面的照片，并敲出一句话：我的年夜饭。我调侃这是本群最寒酸的年夜饭，他回复说：没办法，疫情严重程度超出想象，连夜带家人从浠水上高速回深圳。然后他私信语音告诉我：你也赶紧离开吧，听说武汉有X万人感染。官方当天通报数字是29省（区、市）新增确诊病例444例，新增死亡患者16例。数以万计对于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，我钦佩他对家人负责的勇气，羡慕他能及时抽身，祝福他一路平安！从第二天起，湖北各城市都陆续封城，后知后觉的人心情无比沉重。

这是我此生最难以咽下的一顿年夜饭。我与父亲喝了几杯酒，说了些祝福的话，谈论了2020年的家庭计划，然后忍不住翻看手机。微信群里已经流传出各种病人得不到救治、医患关系紧张、医生心理崩溃嚎啕大哭的视频，我如鲠在喉，特别心酸。8点整，女儿期盼已久的春晚按时播出，节目越欢乐，我心里越难过，歌舞升平的场景，在人命关天的灾难面前显得特别讽刺，可又不能要求全国人民不过年。9点多钟的时候，当我看到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吃泡面当年夜饭的照片，内心的悲愤无以加复，这些英雄冒着生命危险在挽救生命，后勤保障部门连一口热饭热菜都没有提供。

回想起疫情期间各种糟糕的应对措施，我感慨武汉与一线城市的治理水平相距甚远，去年武汉举办了世界军运会，耗费巨资打造的繁荣一夜消散，看来我的家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
这一夜特别难过，不想发朋友圈，不想写文章，不想做任何事，多少次打出的文字又全部删除。这段时间，灾难面前的众生百态让我感到特别失望。微信群里，各种平时从不发言的人开始刷屏似的散布谣言，仿佛好不容易掌握真理拿到绝密消息要彰显存在感；还有些人趁机发泄不满，把个人一整年的失落郁闷归因于社会；另一些人高举正能量大旗不让人说话，好似手握胶布随时封口。一切都好似无限循环，人们与以前每一次灾难中表现完全一样，除了传播介质变化，没有任何进步。我们依然缺乏坦诚担责的官员，缺乏独立思考的个体，缺乏这个时代应有的良知和温暖。

不过，也有些朋友让我钦佩、欣慰，他们平时在群里言辞犀利、仗义执言，甚至对社会现状提出批评意见，这段时期却不见踪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大家默默组建微信群，为家乡募集物资捐款，春节调拨的物资总数超过千万元，行胜于言，大爱无声。

我五味杂陈，不忍睡去，就这样坐在沙发前，像木头一样坐立到凌晨，内心比窗外的寒风还要冰凉。

五

1月25日，大年初一，早上九点，我被北京打来的电话吵醒。原以为是哪位朋友电话拜年，结果是我在北京住宅所在的居委会打来的电话，询问我春节在哪里过、准备何时回京，叮嘱做好隔离防护。我挺感慨，北漂十多年，终于感受到来自首都的关怀，体会到作为湖北人的特殊待遇。我扪心自问，十多年来从未给首都人民添乱，连坐地铁都是错峰出行。

湖北人的待遇正在全所未有的恶化，微博上开始出现调侃甚至辱骂湖北人的段子、视频，与湖北交界的省市开始出现封路、断路措施，各大城市出现清查湖北人、驱逐湖北车的现象。我心里特别愤懑，某天发了一条朋友圈：

“昔日九头鸟，如今过街鼠。

我在武汉，疫灾当前，我支持全国人民防住湖北同胞。

打篮球的人都知道，最好的防守是进攻。

湖北医护人员、普通民众正封城作战，古语云破釜沉舟也不过如此吧？

举国防守，湖北进攻！

欢迎助攻，鄙视互喷！”

初一上午，我挨个给家族长辈电话拜年，晚辈们则在微信群里互相祝福。远在深圳的表弟没有回家过年，他在群里提醒亲人不要出门、注意防护，我回复他：“是的，幸好你没回来！”他回了一条：“其实心里很遗憾，出这种事的时候，没和父母在一起。”我不知如何回复才好，想起前几天在高铁遇到的误车返京的年轻人，以及被我误认为抢座的母亲之子，如果这个春节他们都没有和父母在一起，会不会懊悔遗憾？

1月26日上午，初二，我开始在公司群里部署远程办公的规章制度，并作出2月份不降薪、不裁员、不打卡、不坐班的承诺，鼓励大家呆在所在城市不要折腾，宅在家里开始工作。为此，我调整了2020年公司薪酬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，总体原则是员工收入比2019年增长30%以上。四天之后，公司开始以网络办公、电话会议的方式正常运转，每个人精神饱满的投入工作，共克时艰，当我看到每个熟悉的名字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心里感动而温暖。全公司除了我在武汉之外，其他人都不在湖北，有些人已提前返京，抢着跑到办公室去浇花，然后在群里询问：是不是谁已经浇过水了？花盆湿润，花开正艳。

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，老家黄冈疫情日渐严峻，逐步扩散成仅次于武汉的第二严重城市。微信群里，依然可以看到老乡们串门拜年、打牌聚餐的视频，武汉人有“不服周”“不信邪”的口头禅，意思是老子天下第一，褒义来看具有敢为人先、勇争第一的精神，这次在疫情面前却吃尽苦头。我的家乡浠水是闻一多的故乡，骨头硬、脾气倔，不然也不会有拍案而起的《最后一次演讲》，比武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再加上经济落后、医疗资源匮乏，情况特别糟糕。我心想，国难当头，无处可逃，也无需逃。

比疫情更糟糕的是家乡官员的表现，省长发布会连续三次念错数据，省委书记答记者问答非所问自说自话，市卫计委唐主任面对督导组一问三不知丑态百出，就连家乡退休干部写的一首赞美诗，都被自媒体大号讽刺调侃到百万+阅读量。

父亲当然看不到这些网络信息，他无聊的时候就给老家亲戚朋友打电话，当听说大家还在打牌、拜年的时候，心里痒得不得了。初六下午，他独自出门，半天未归，也没有带手机，我心里又急又气，到晚上六点多他回家吃饭，才不好意思开口说“和几个老头儿打牌去了”我忍不住对他高声吼了半天，批评他拿一家老小的生命安危当儿戏。他默不作声，我有些自责，还是平时跟他聊天少了，于是把家里电视机刷刷调成《乡村爱情》模式。

还是有一些事情让我感到温暖，比如我在朋友圈、公众号里欣喜发现，我服务过的企业客户华润、招商局、美的、戴尔中国、卓尔等纷纷对湖北解囊相助，心里充满感激之情。尤其是当得知16省市一省包一市对口支援湖北，山东省对口黄冈市，山东人民以“抄家式”的爱心驰援家乡黄冈，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自我感动。过去一年，我带领作家团队为三家山东企业写企业史，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山东驻扎或出差，这大概是冥冥中的缘分，未来更应当全力回报鲁商，奉献山东！

在这里应当特别提及卓尔董事长、湖北首富阎志。阎总也是我们黄冈人，2014年因写作卓尔企业史结缘，2019年3月《卓尔的故事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和转型样本》出版。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，他用短短6天时间在全球采购了300万个医用口罩、30万只N95口罩、近30万件防护服、32000副护目镜，用4架专机运回武汉。我知道他已将部分物资捐献给家

乡黄冈，但仍然在2月1日微信请求他支援我的老家浠水，一天之后，他回复说：“上次送了些急需物资到浠水，今天再送1台呼吸机、口罩10000个。”

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家乡孤寡老人让我感动落泪。前几天，在北京的浠水老乡组织捐款，准备购买一批医疗急缺物资送回老家的医院。一位名叫艾木球的老大爷在老家听村干部说起这件事，专门打电话给北京的组织者之一毕缩启要求捐款。毕缩启有心，用电话录下这段乡音对话：

简短了解情况之后，毕缩启问：老哥儿，你准备捐几多儿？

艾木球答：我准备交1000块钱，用微信转给你。

毕缩启心疼道：唉呢！老哥呢！你自家也缺钱，把钱留到，莫都捐了。

艾木球脱口而出：国家有我，我有国家。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这没有办法。

毕缩启有点哽咽：老哥，我很感动啊老哥！

艾木球说：我看到电视在播，我心里好酸啊！

毕缩启：谢谢啊老哥！我眼泪要出来了！

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人，一位不顾自身处境为国解难的孤寡老人。与某些达官显贵相比，我们很容易分得清谁高贵、谁卑贱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，正义是最强的力量。有这样的人民，国家怎能不强大，病毒何愁不消散？

六

2月2日，按照原计划我本该乘高铁返回北京工作。可如今高铁、飞机已经停运，而且恢复的日子遥遥无期。一些赶在封城之前离开湖北的朋友，开始在微信群交流隔离日常，在朋友圈分享隔离故事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逃离的结果是无法逃离，只是换一座城市重新面对。

每天清晨醒来第一件事，就是查看全国、湖北、武汉、黄冈、浠水的新增病例、死亡病例、治愈病例的情况，枯燥的数据写满悲伤，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生死存亡，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，还有为之全力以赴的医护工作者的福寿安康，牵动着亿万颗国人的心。武汉女作家方说：“时代的一粒灰，落在个人那里，可能就是一座山。”

别说一座山，就算是新冠病毒疫情的一粒灰尘，就足以让整个家庭寝食难安。

2月5日下午，妻子开始低烧，在37-37.6度之间徘徊。发烧之前，她曾戴口罩到楼下取快递，到超市拿蔬菜。

父母惶恐不安，甚至有些埋怨：怎么办？叫你平时多穿衣服不听话！

妻子有些茫然：要不要打电话给居委会，需不需要自我隔离起来？

我也担心，但宽慰说：先观察，明天再说，毕竟除了你，家人都没事。

那天晚上，一家人草草吃晚饭，早早入睡，心里忐忑不安。

2月6日早上，她开始拉肚子，并且感觉浑身酸痛，然后百度搜索各种新冠病毒症状，越看越惊慌。我认为有必要去医院看看，她就开始联系居委会、社区、物业，并未收到有效答复。因为家附近的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已成为新冠肺炎病人定点医院，我们只好驾车前往1.3公里外的社区医院。

天空飘着细雨，春风透着冬寒，街上见不到人，也很少有车。我们慢慢前行，从未觉得道路如此宽广，内心也从未这样孤单绝望。我已经快十天没有出小区门了，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，满眼都物是人非，我好怀念堵车的日子，想看到一群不守规则的人闯红灯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想听到没有素质的市民用武汉腔骂一句“个斑马养的”。

武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安静过。从2002年9月初识武汉，我印象中这座城市就像个脾气火爆、作风干练、心直口快、喜欢热闹的疯丫头，如果突然静下来，肯定会有一场天翻地覆的

大爆发。如今，她生了一场大病，只能安静疗伤，沉淀过往，病愈之后，一定会迎来胜过往日的俏丽模样。

妻子也是一位生病的姑娘，发着低烧，我倒希望她是一场感冒。

我们从未去过社区医院，人不算多，医务人员都穿着防护服，戴着护目镜和口罩。我们先在门口外详细登记住址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和家庭每个人的姓名，并且用温度计测体温。随后再到分诊台领病历本，就直接前往发热门诊，查血、拍肺部CT，之后就进入漫长等待。

大厅的长椅上分散坐着十来个病患及家属，每个人都焦虑紧张，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每一声咳嗽都仿佛释放魔咒，令人生畏。

没过多久，我们拿到血常规化验单，数据基本正常。可是CT片却迟迟拿不到，比我们晚到的人都陆续离开，时间越拖一分钟，我的不安和恐惧就增加一分。

期间，父亲不停打电话，问有没有拿到诊断结果。

终于，一名医生拿着片子轻声问我：是不是XX家属？

我内心一阵狂跳，特别紧张。

他举起片子对着灯光左看右看，然后说：没事，很正常。

我们如释重负，长舒一口气。

医生建议开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，因为家里有，我们就没有抓药。

走出社区医院大门，抬头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高架桥，这是京广高铁干线。

就在此时，一辆高铁轰隆隆呼啸而过，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，与往常相比没有任何减速。

我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，静静的看着铁路高架桥。

那一刻，我内心澎湃，眼眶湿润。

这是我在武汉见过的最美的风景，这是我心中难忘的瞬间。

20多天之前，我就是乘坐这条干线上的G517回到武汉。过去一年，甚至此前这么多年，我坐过几百趟高铁，许多次看到高铁从站台前呼啸而来，又风驰而去，却从未有今天这样壮观。

这才是我熟悉的中国，这才是我身处的时代。这才是中国应有的动力，这才是时代真实的声音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没有任何疫情灾难、困境苦难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。

自然的规律循序展开，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远去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

（本文作者陈润，企业史作家，湖北黄冈人，曾求学武汉，目前在北京工作，自1月15日至今，与家人一起居留武汉。）

版权声明：以上内容为《经济观察报》社原创作品，版权归《经济观察报》社所有。未经《经济观察报》社授权，严禁转载或镜像，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。版权合作请致电：【010-60910566-1260】。



收藏



分享



地址：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园2号楼4层
邮编：100081 电话：4001560066 传真：86-10-88510872
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：010-60910566
举报邮箱：jubao@eeo.com.cn
Copyright @ 经济观察网 2001-2018
京ICP备18019893号 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(京)字第12950号
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B2-20196208
京网文 (2019) 4644-484号

版权声明 Copyright
联系我们 Contact Us
关于我们 About Us
友情链接 Links
经观招聘 EEO Jobs
订购中心 Subscribe
广告刊例 Advertising

